

新 嫁 娘 夜 話

● 刘振华 著





2 034 4759 1

新 嫁 娘 夜 話

中國文联出版公司



我不是用手写，而是
用心写，以心取意以意成作
刘国群

魔 砖

刘振华

以前有钱人盖房子，讲究青砖铺地。那种铺地砖比一般砌墙砖要薄得多，砖面也大得多，大约一尺二寸见方。这玩艺烧制起来费功夫，工价也高，所以现在都不造了。造也没人要。现在到处是水泥，一般房舍都用水泥铺地，光滑平整而且牢固，价钱又便宜。也有用水泥铺地的，这种砖是用水泥制作的，砖面大约一尺五寸见方，铺起地面来很方便，所以就日渐流行了。

有一座火车站的候车室，因为车站不大，候车室也不必^考阔气，就用水泥砖铺了地面。室

内地面不大，共用砖二百零一块。本来用二百块就够了。哪知这二百块砖的面积总和，和地面面积不相等。二百块砖铺上去，地面还剩下一点空隙。这空隙剩得也怪，好像跟铺地工人出难题。一看空隙能铺一块砖，拿来一块一铺，砖比空隙大，铺不进去。想换一块小的。一时找不到，又不能空着不铺，让它空着，虽则无关大局，也无伤大雅，但是觉得不是个样子。就象我们人类社会一样，工農商学兵，三教九流，各行其道，缺一行就不成局面。所以，这个缺口得设法补起来。

其实补上去也花工不大，只要把方砖磨掉一些就行了。但水泥制品太硬，磨起来震手，谁也不愿意^动。于是就想出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：拿把锤子来，把方砖硬往空隙里砸。不

序 振华小说集

高晓声

刘振华同志和我一样，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写农民。历史地说，我们生活的营垒，也一直是牢扎在农村里的。不过，我熟悉的是苏南东部地区的农村，他熟悉的是徐州地区的农村，这两个地区的农村情形各有特色，所以我们的小说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他在小说《醉乡》里写道：“在那里，用不着穿红，用不着戴绿……用不着打扮的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着去扯块花布做春装的时候，“满村的紫藤花忽然开放了。……一簇拥着一簇，叶片儿嫩得象蜡汁浇成的，还蒙着一层乳白色的茸毛，嫩得叫人动也不敢动……你想想，商店里有这样的衣料吗？……树林和竹丛那么茂密，那么葱茏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的音箱，哪怕洗衣棒在青石板上轻轻敲一下，也会发出嗡嗡的回响，就象敲动了一口铜钟。……”那里竟有这样未经开发的自然美。可是，我熟悉的苏南东部农村，却渗进了各种各样的杂色和噪音，几乎无从辨认出它原来的样子了。就象旅游者到了上海，一眼看去，什么都有得买，就是弄不清哪一样是上海的土特产。

他那儿可真淳朴，以至于最近有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去采风时，竟发出过这样的惊呼：“你们为什么想不到利用陇海路呢？”

虽然同是五十年代起步的同省作家，但我和振华第一次见面却已是七九年的春天了。五十年代，我在省里创作时，他不在。后来我打下去了，他才来。一前一后又开了，不曾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交过锋，所以后来的友谊天真而愉快。七九年春天的

首次相会，是在作协分会召开的创作会议上。他在会上讲了一个贫、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故事，幽默风趣，意味深厚，全场为之轰动。我就相信他是很有文学创作才能的人（我看了小说尤其爱他的文字功夫）。接着便听说一九六四年陆文夫挨批斗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，他却时刻关心到陆的安全。这当然使我感动，也就更相信他能写出好的作品来。作品不过是花，作家本人的气质才是根。文如其人，文是其神，是不会错的。

果然，到了八〇年下半年，我就读到了他的新作《许登科轶事》。觉得他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方面，向前跨了一大步。象许登科这样的基层干部，正直而能干，过去写这种人物，总不肯承认他的多面性，不承认他除了大公以外，还有点个人（私）的愿望。振华第一次大胆地把他的心掏出来，而且堂皇地宣布他要“请客送礼”和搞“特殊化”。他让读者明白了“请客送礼”和“特殊化”的根源在于贫穷。许登科喊出了大家的愿望：要按劳取酬！要改革！要富裕起来！因此，我当时就觉得这篇小说开了风气之先。它也反映出一个作家走向成熟。

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经过了几年的努力，农村经济改革结出了丰硕的成果。现在同过去大不一样了，社会的经济结构变得多样而复杂，为四化而开展的竞争加速了生活的节奏，人们的性格里不断急剧地渗进新的素质。无论是个体或群体，都不象过去那样简单明白了。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地显示出多方面的思辨性。它的确有点高级，增加了艺术反映的困难，也暴露我们缺少哲学的准备。我们毫无疑问应该有一种新的探索，当前的文学作品显然露出这种苗头：除了它原有的感人力量之外，引人思考的成份在日益增加。刘振华近期的作品，看得出也在做这种努力。他的新作《樵叶白》反映出了这种努力。“你笑谁？谁可笑？”就把这种努力点出来了。

目 录

序振华小说集.....	(1)
醉乡.....	(1)
村路尽头处.....	(33)
噩梦.....	(47)
新嫁娘夜话.....	(60)
鬓丝吟.....	(78)
奇人怪事.....	(91)
张文礼开茶馆.....	(103)
下山难.....	(123)
训猴家.....	(139)
耳语.....	(154)
手相.....	(159)
蕉叶白.....	(163)
捉龙家.....	(177)
飘飞的纸片.....	(191)
临街的窗.....	(204)
对门居.....	(220)
雪乱飞.....	(250)
许登科扶事.....	(293)
魔砖.....	(307)
后记.....	(317)

醉 乡

这日子是怎么过的？

这日子该这样过么？

翠英越来越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这样别扭，连桌椅板凳都改变了原来的形状。该圆的偏偏要方，该方的偏偏要圆；一双新买来的崭新的解放鞋，偏偏要补上一个补丁……偏偏要补上一个补丁！

她把线穿在针上了，鞋子也拿在手里了，可怎么也不愿意把针往鞋上扎，好象针尖儿只要一动，就会扎在自己的心头上。

这是一件怪事，怪得让人不可想象。你看，这不明明是一双新鞋么？刚刚从街上买来的，草绿色的帆布鞋帮上连一点灰星都找不到，墨黑色的橡胶鞋底闪闪发光。这样的鞋子穿在脚上，该多好啊！可她的丈夫赵壁却偏偏不愿意这样穿，他要她给打上个补丁！

新鞋打补丁！天下有这号奇闻么？除非疯子傻子，什么人能做出这种事来？只有赵壁才会这样做，才非打补丁不成，不补他就不穿。好象他需要的并不是这双鞋子，而是这个补丁。

翠英皱起双眉，烦躁地看看右手上的针线，再看看左手上的新鞋，看看摆在鞋面上的那两块深褐色的铜钱大小的牛皮补丁。她越看越不顺眼，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，好象谁在米饭里掺了一把砂子要她吃下去那样难受，这……这叫人怎么动手呀！

针凿女红，缝缝补补，不论是衣服，是鞋袜，脏了就洗，破了就补，这本来是女人家常遇到的，极其平常的家理事，也是极易做到的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在以往，性情温顺，手脚勤快的翠英替赵璧做过多少这类的事，谁也记不清楚；反正是该洗的就洗，该补的就补，而且手疾眼快，一刻工夫就做完了。每当这时，也总是心里阵阵甜蜜，为自己能在亲人身上尽一点心意而感到无限的欣慰，这也是很自然的。

可是这一次，她烦恼了。眼望着这双新鞋，想起了一双旧鞋，一双破了几个洞的旧鞋。那双鞋不是赵璧的，是她的赵光的。她替赵光补鞋子，这是过往的事了。

那年冬天，她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，那时候竟然暗暗地，偷偷地给赵光缝补鞋子。寒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地上的冰雪足有二尺深浅。赵光那双脚日夜不停，咋咋嚓嚓，踏着村间路径上的冰雪，这村赶到那村，脚上的鞋子被刀刃似的冰凌划破了一双又一双；其中有胶鞋，也有布鞋，一双双的穿了洞，绽了口，湿漉漉的，僵硬硬的，带着泥浆，带着冰渣。叫人不忍看，一看就心疼。他太辛苦，他太疲劳，他身边没有亲人照料。她就暗暗地，趁他出外工作的时候替他刷洗，替他缝补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她就感到心里充满了一种心慌意乱的甜蜜，象是偷吃谁家的糖果，怕人家瞧见那样。她偷偷地补，偷偷地想：他那脚板上有没有被冰刀子刺破的伤口呢？这谁知道呢？那个范村长是个粗心大意的糊涂老头，别的乡邻们更不会在意，不懂得对他这辛勤劳苦的人儿给以报答，那就只有靠我翠英了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让冰雪把他的脚冻坏，划破。我不能光着急；着急是无济于事的。我得动手，不要怕羞，不要胆怯。于是，就背着这个不晓得爱护身子的工作队员赵光，也背着眼神不济的妈妈，象变戏法儿把鞋子拿来了。偷着洗刷，偷着……偷着在他身上尽一点心意，偷着表示

一点情谊。直到他因公牺牲的时候，乡亲们把人从雪窟里抬出来，她还亲眼看见了他脚上穿的那双她亲手补了三个补丁的布鞋……那时候如有眼前这样一双崭新的解放鞋给他换上，让他穿上双新鞋入殓，那该多好啊！可那时候没有办法，把人急死了……也想不出法子来，只好让他穿着那双旧鞋走了……那情景，她不敢回想，一回想就乱箭穿心。

现在……现在她面前的这双鞋是崭新的。崭新的鞋硬是要打上两个牛反补丁……

她不能补，她没法动针线。

开始，她还没有细想这是个啥原因，或者说还没有真切地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补这个补丁。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，只看到不该在米饭里撒一把要命的砂粒。现在应该想一想了，想想这个赵璧他为什么硬要“往饭里掺砂子”。他为什么这样古怪？你看，人家高高兴兴地从商店里把新鞋买回来，又高高兴兴让他试试大小的时候，看样子他不也是挺满意的么？可谁也没有料到他竟立即把鞋子脱下来，跑到街上一家皮匠铺子里，花一角钱，买两块红不红紫不紫的牛皮补丁！这时候，翠英还没有当做一回事，以为他是在开玩笑。再一看，不对呀！他那样子太认真，神情太严肃，一定要叫她补上去，不补就不穿。这一来，翠英就愣住了，就茫然了。于是她就说，新鞋打补丁不光样子难看，也会让别人觉得好笑。但是他不听。她不得不同他争论，问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别扭。呀！他冷笑了，腿上的肌肉也抽动了，脸也跟着板起来了，象大人教训孩子那样批评她了。他说她太不懂事，太缺乏见识，“‘艰苦朴素’你懂吗？‘阶级本色’你懂吗？你不是贫农的女儿吗？不是烈士的后代吗？‘难看’，‘笑话’，这是哪个阶级的思想？是我们无产阶级的，还是他们资产阶级的？而我，我是千么的，你懂吗？我要进步！我要入党！我……我得保持阶级本色。本

色，你懂吗？而你，你让我讲穿讲戴，你……翠英你真糊涂！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你说些什么？”她感到委屈。她要喊，但喊不出声来。她嘴唇一阵发颤，牙根一阵发寒，觉得自己的一颗心被他一下子揪下来，又被扔进了冰窟里，一层层往下沉了；胸腔里一下子被抽空了，又一下子被塞满了；眼神也直了，瞳孔也大了。他的模样一下子在眼前模糊起来，就象一张失去轮廓的紫色的牛皮，跟那块补丁一样，叫人看了感到周身发紧，每一个毛孔都在拼命收缩。于是，她想吵闹，她要发火。但吵不起来，火不起来。事情已经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争辩起来，吵闹起来，又该当如何？又有什么意思？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
“本色……”什么叫“本色”？什么是“本色”？赵光入殓时脚上穿的那双打满补丁的、沾满冰渣和泥浆的旧布鞋又清晰地 在翠英眼前显现了。有两块补丁已经裂开，裂缝里塞满了冻结了的僵硬的泥沙……她强忍着抽泣，控制着哭声，用索索发抖的手指把泥沙一点一点挖出来，又找来针线缝补，缝着缝着，人就昏过去了。这是她终生的遗憾，是无法弥补的。这遗憾，几年来一直在心头上盘绕……而现在，他的弟兄、同志加战友正在讲“本色”。

“本色”！什么叫“本色”？什么是“本色”？你的本色是啥样的？什么是你的真实的本色？

一双细细的笑眼在窗外闪动了一下，就消逝了。那眼神坚硬极了，把她吓了一跳。

“他……你是谁？”对了，他是住在对面平房三号的老屈，是研究土壤的。这是一个怪人，不知是由于口音太怪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人总是钻在屋子里，很少说话，也很少露面，只要开口说话，几乎每句话都离不开“土”。家里放着的也几乎都是

土。窗台上，桌面上，橱柜里，到处是用瓶瓶罐罐装着的土，全县各个地方的土，不论什么样的，样样都有。老婆孩子也都喜欢土。乡下人到家里来，只要带来一包土，带来一筐这土上长的庄稼，全家人就会给你摆酒摆菜。刚搬进这个机关家属宿舍的那段时光，翠光觉得这一家很奇怪；后来她知道，那老屈是一位土壤学家，她就崇敬他了。她的家乡小范庄一带全是碱土，庄稼总是收成不好。她到对面平房三号去打听有没有法子整治碱土。那怪人说要去看一看，就去了，小范庄一带的庄稼就长好了，翠英也就拿他当恩人了。她劝赵璧去跟怪人交朋友，也好学一点本领。于是，赵璧就有了一位好朋友，好老师。不久，赵璧就调到老屈工作的单位去工作了。两人成了同事，友谊渐渐深厚了……呀！这老屈是怎么回事？平时那和蔼可亲的眼神忽然变得僵硬了……对了，眼下不正是春天么，为什么这个亲善和谐的家属大院里流荡起了一片清冷淡漠的气氛呢？家属们也不象往常那样互相走动了；大家各自躲在自己的房子里，而且都把房门关闭着，好像是怕别家的病菌传染过来。几个三五岁的孩子挤在墙脚下是干什么的？看几只蚂蚁围攻一只翅膀受伤的蜜蜂……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翠英老是感到别扭。两片牛皮补丁象两团鬼火，发着可怕的光，而且居然能够开口讲话，吵闹着说：“我就是本色！”

有一张挂满眼泪的女人的脸，在翠英面前浮动。她是赵璧的姐姐。是她把赵璧从小抚养成人的。现在她流泪了，这是因为弟弟闹着要姐姐跟姐夫离婚。姐夫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排副。就是这个原因，弟弟就得逼姐姐离……这是不久前发生的怪事。翠英听姐姐诉说了，她说她快愁死了，“妹妹你看，小璧他就这样难为我，我能照他的话做事吗？你姐夫当过反动派，可他到底是跟

着起义的，不也当过解放军吗？自从转业，在搬运公司当会计，大包也没少扛呀！我不能离……不离吧，妹妹你是明白人，又牵扯小璧的社会关系。我把他从小养大，不也盼着他当个党员，当个干部吗？我真没想到是我连累了他……”泪珠又落下来了。每一颗泪珠都象一根在火油上烧红的钢针，刺在翠英的心头上……

这是自己正住着的房间么？为什么一切都这样生疏？桌子、椅子、床铺……所有的家具和用具都改变了它们本来的模样，变得叫人不认识了；圆的偏偏要方，方的偏偏要圆，而且都在发光，都能开口，都说：“我就是本色！”这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？

她惶惑极了。眼前的一切都在变形，都跟着赵璧变形……

这是从啥时候开始的，要好好回想回想。

他，原来不是挺好的么？衣服，鞋袜，新也穿，旧也穿，破了就打补丁。讲究艰苦朴素，这不是美德么？为什么就变了呢？变成了不是旧的不穿，不打补丁不穿，要“保持本色”。现在静心想一想，有那么一回，他说要去参加一个什么代表会，她要他换一件新衣裳，他也穿了，是把整齐的新衣用力揉搓，揉得满是皱褶才穿上的。衣领揉皱了，袖口揉皱了，前身后身全部成了沟沟豁豁，纵横交错的皱褶，穿在身上就象披了张鱼网……奇怪，他为什么要把头发弄乱？从理发店里走出来，就用双手把刚刚理过的发型抓乱。这不是笑话么？

笑话……现在睁开眼睛仔细一看，静下心来仔细一想，呀！翠英吃惊了。她对自己说：你可不能再以为他是可笑了！你想想他是个什么样子吧！他只要一回家来，就是那样皱着眉头，好象一肚子都是心事。你问他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他就摇头；你问他身上哪里不舒坦，也是摇头。那到底为什么老是皱眉头呢？他不说，你不知道。不是说“夫妻夫妻，有事先知”么？你为什么

不说呢？你想把我闷死么？你看，我又不好多问；我文化太低，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农村妇女，是一个家属，少知无识的，不好多嘴多舌；是想着能把他的生活照顾好，让他好好去工作，这就够了。至于他的事情有些不便问的，那就不去问吧！可是我不放心，老是想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一回，我一急，就找个理由跑到他们机关上去暗暗察看。看到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察看出来。他上班比别人早，他扫地，他打开水，他倒痰盂；替局长揩桌椅，替股长抹台板，替……看看他那满头大汗，也真叫人心疼。别人下班了，他要打扫卫生，把地上的落叶扫净；没有落叶可扫了，就找根竹竿来，把树叶打落了再扫。你注意打量一下他的脸色，瞧瞧他的眉头，怪呀！脸色是高兴的，眉头是舒展的，还用鼻音哼着一支歌……可是怪呀！回到家里就变成另一副模样了：皱眉，叹气……这可不认真地问一问了。我就问了，我是亲着他问的。我对他说，亲人，你有什么心事，有什么难处，还是我哪里对你照顾不周到，你只管说呀！难道人家不是你的妻子么？不是你的亲人么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过你爱我，我是你的心肝么？你有什么话不可以对心肝说呢？

我问他的时候，确实是亲着他问的，热烈地亲着他。这样，到底把他的话问出来了，他说出来了，是叹着气说的。

“唉！你看看，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人，有的当了局长、有的当了股长，可我呢？我……还是个小小的科员。唉！”

咳！就这么一点心事。科员就科员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呢？我就劝他，可别这样想。我是更热烈地亲着劝他的。我说，

“你不常说干部大小都是‘革命分工’么？不是说‘干什么都是为党工作’么？”我就拿他的兄弟赵光当例子来说服他：赵光牺牲的时候，才是一个工作队员，连科员也没有当过，“你不是说对他最最敬佩么？当初他牺牲了，你找我谈恋爱那时候，就是这

样对我说的。你说你一定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。可是现在……”

我没有劝转他；他仍然叹气，说：“主要问题是因为我不是党员。局长、股长，不是党员是当不上的。咳！”这口气叹得那样沉重，叫人听了就觉得自己心口上压了一块沉重的石板。我都快急出汗来了，又不能不接着劝他。我说，你再也别为这号事发愁了。你想，这有什么好愁的，愁又能有什么作用呢？想入党，不够条件就继续努力，别的还有什么好说的。但他总是叹气，总是怪自己倒楣，摊了个有历史问题的姐夫……

“你呀！你简直是胡思乱想。”翠英真的是一阵愠怒，真想一把把他推开。

现在，面对着这两块牛皮补丁，她看透了他要干什么。

“本色，本色！”用牛皮补丁来打扮你的本色吧！这就无须争辩了，也无须吵闹了；所需要的倒是，使自己的全部心血冷下来，把心静下来，以便好好想一想，好好猜测一下载着自己这个乡村妇女命运的小船将要漂向何方。

一切都摆在面前了。她总算认识了这个赵璧。

她以往认识的那个赵璧不就是现在这个赵璧么？是……又好象不是。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，那时候的赵璧在翠英眼里是个什么模样，简直同赵光没有多大差别。她把赵璧当做赵光那样的人看待了。那时候就是这样推想的：赵光是好人，他懂得疼爱乡亲，疼爱同志，以至为乡亲拚上了他年轻的生命；赵光姓赵，赵璧也姓赵，赵光赵璧，是兄弟，又是同志，这两人还有什么不同么！肯定同样是好人，都是值得敬爱的好人儿。翠英就这样认定了。所以，当赵璧追求她的时候，向她表白爱慕之心的时候，最后在一个明月初上的晚上他突然倒在她胸前时，她竟没有拒绝他。她依顺了他。那时候，翠英对自己说：“以前，你把心许给了你的赵光，可惜还没有来得及献给他，他就牺牲了。那么你

就把心转献给他的同志加兄弟吧！这就等于把一切都献给你的赵光了，这样就安慰了赵光的灵魂……”

错了！自己替自己铸成了大错。自己往自己口中塞了一颗难吞难咽的苦果。

“这个赵璧，他爱……爱的是铜钱大小的牛皮补丁。”他需要的是一架晋身阶梯。

葱白色的月牙儿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偷偷爬上窗子玻璃的。翠英一抬眼就可以跟它打照面，也可以感到柔和的月光正忍受着霜气的蹂躏。按说，季节已经过了春分，醉人的清明佳节就在眼前了，霜也早该化为温暖的春露了；可今年的冬季太长了，夜来的寒气太重了。窗子玻璃上结成了碎米般的水珠；这水珠越来越密，邻近的便互相结合起来，积聚为饱满而沉重的水滴，靠着它自身的重量往下流淌，好象是月光化成的泪珠儿……

她感到寂寞，感到孤独。一个人就这样孤零零地守候在屋子里。这到底是守候什么呢！她感到这房子不是她的家，也就象窗子上的玻璃不是那颗水珠的家一样。这可怜的水珠，怎么该在玻璃上寻找安身之处呢？要是掉下来，摔碎了，怎么办！

她思念她的家乡了，思念那个钮扣般的小范庄了。当然，以往也常常思念它，但从来也没有象今晚思念得这样强烈。

那不是一支歌么？不是一幅画么？人儿是在那歌里，在那画里长大的；是从那歌里，从那画里走出来的。在那里，用不着穿红，用不着戴绿。小姐妹全是这样。那时候不明白这是什么缘由，好象谁也想不起来打扮自己；现在回想起来就明白了。姑娘们住在这个村子里是用不着打扮的。比如春天来了，当爹妈和哥嫂的都要催促着姑娘们快做春装，“快到镇上去，拣那时兴花布

扯一块，做件夹衣。”说着说着，满村的紫藤花忽然开放了。村里村外，房前房后，一簇拥着一簇。叶片儿嫩得象蜡汁浇成的，还蒙着一层乳白色的茸毛，嫩得叫人动也不敢动。藤花全是紫微微的雪青色，比早霞的颜色要浓一点，比晚霞要淡一点，早霞和晚霞拌匀了再浸泡在半融不融的雪汁里，这才是藤花的颜色。不过还不够味儿，还要再罩上一层阳光；夏天的阳光太威严，秋天的阳光太庄重，只有春天的而且是清明前后的阳光才配披在藤花上，才能那样既透明，又含糊。不然就得不到那蜜意拌和着柔情的馨甜味儿……你想想，商店里有这样的衣料么？算了吧！姑娘们便嘻嘻哈哈地告别了那座灰黄色的小镇，回到画里来了，画也就回到她们身上来了。于是就有了歌声。歌声，不是唱出来的，是她们的笑声和话语。这本身就是歌声。在这儿，一切声音都是歌。并不奇怪，树木和竹丛那么茂密，那么葱茏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的音箱，哪怕洗衣棒在青石板上轻轻敲一下，也会发出嗡嗡的回响，就象撞动了一口铜钟。水桶在井底摆水的声音又象敲打数面铜锣，房檐滴水是一串串琴音，这就不用提姑娘们那清脆而宛转的欢声笑语了。每天清晨，百鸟都到这里来唱歌。就连那嗓音单调而噪浊的“黑脸雀”鸟，一到这儿就变得会说话了，它总是夸耀自己：“我的一一割得禾的！”还有那条清清的石子河，它是那么多情，又那么俏皮；本来是从西向东打村前流过的，可它恋着不走了，到画里来了，围着村子绕了一个马蹄形，抱住村子亲够了，才恋恋不舍地向东流去。老年人说，它是嫦娥奔月时给本村姑娘们留下的一面镜子，不管模样多丑的姑娘，只要来照一照，就会变得又俊又美。美人西施就来这里照过。翠英和她的小姐妹嘴说不相信，却谁都愿意到河边来，一边洗衣裳，一边照模样。那河水是有灵性的，它先把你的脸庞收在水底，然后再用荡荡漾漾的涟漪变成一朵快要开放的牡丹。村长范大叔也